

夏姬传(六)

■柳岸

●长篇小说选载

第二十一章 芍药寄情陈楚罢战

送走屈巫后，夏御叔闷闷不乐地回到卧室。他不知道这些礼品，能否打动屈巫。他非常清楚，屈巫是不会为了这些财宝而背离楚王旨意，只希望他能在适当的时候为陈国进一良言。夏姬还没有休息，她显然在等他。她一定也在为陈、楚一触即战的对峙局势而揪心。

夏姬见夏御叔进房，起身迎候，帮他脱下衣服，扶他上榻。夏御叔知道，这些天冷落了夏姬，可是他确实没有心情与她尽欢。

夏姬好像并没有邀欢之意，她只是说：“那人是楚国的使臣吗？”

“是的，楚使屈巫，字子灵，是劝陈国与楚国结盟的。楚国已经兵临城下，一旦君主不许，陈城日且可陷。”

“夫婿是为此担忧吗？”

夏御叔长叹一声说：“国破则家亡，陈城百姓流离失所，太可怕了。”

“君主难道就不明白这些吗？”

“仪行父、孔宁知道君主过不了那个坎儿，一味屈意讨好，火上浇油。所以，君主宁死不从。”

夏姬不由地说：“屈巫总会有办法吧？”

“屈巫是楚国使者，只传达楚王旨意，不会为陈国着想的。”

“夫婿暂且歇息吧，一切都是天数。”

夏御叔一声叹息躺下，不知道明日的陈国会是什么样子。

夏姬躺在榻上，听到夏御叔已发出轻微的鼾声，自己却无法入睡。子灵，这名字好熟悉。是的，那次和她梦中交欢的神人就叫子灵。是他，那双细长的眼睛，高直挺拔的鼻梁，棱角分明而又红润丰厚的嘴唇，多少年了，这形象一直刻在她心里。

夏姬在想和屈巫相遇的情景。在她即将落水的一刹那，他鹰隼一般迅捷地抓牢了她。席间他举起手臂，看了又看，一定是提醒她是她让他免于落水。他看她的眼神，沉迷而忧伤。他一直在喝酒，喝得酩酊大醉，他是在传达什么信息吗？他是她的救命之人，她总得说声“谢谢”吧！她让他“稍候一刻”，自己却失约了。她并不知道他等了多长时间，她应该说声“对不起”才是。她对他曾经痴迷过，期待过邂逅之后的重逢，十年过去了，他如一片云飘过了她的天空。偏在这国家存亡之际，他如天人一样突然而至，出现在她面前，却是楚使身份，这一切何其荒谬。她现在是陈司马孺人，陈国司马孺人和楚国使节，还会有什么关联吗？

可是，这个人，这件事，像刻在她的

心上，无法抹去。她该怎么办？是否向御叔说清楚？然而，这一切又从何说起？况他是楚国使臣，陈、楚开战在即，她又怎么能与他搅在一起呢？

“国破则家亡。”夏御叔忧郁的面孔出现在她脑海里，是的，她也不想让陈国灭亡，她从小就和父亲母亲过着逃亡的生活，她不想再过那种日子。还有她的儿子征舒，征舒不能成为一个逃亡者。陈国，一定不能灭亡啊。那么，她该怎么办呢？国家，朝堂，本和她一个女子无关，可是眼下却紧紧地绞在一起。她又怎么能等闲视之？也许，只有屈巫才能帮助陈国。可他是楚国使者，为什么要帮陈国啊？即便是夏御叔送给他财宝，他也不会损害楚国的利益。

夏姬辗转反侧，一夜未眠。起床时，她突然想应该做一件事，为自己，也是为陈国。只是不知道是否妥当。不管怎么样，她都想按照自己的想法试一试。她是个执念的人，既已觉得应该，就去做吧。

屈巫被侍者扶到榻上，四肢瘫软，头脑沉重。他静静地躺着，思绪犹如波浪，跌宕起伏。夏姬的影子犹如鬼魅，不停地在他眼前晃动。他等了整整一夜啊，她竟然没有一个解释！她竟然嫁给了夏御叔！

即便她不嫁夏御叔，能够嫁他吗？他不过是一个楚国大夫，虽然受宠于君王，然而在王室中又有多大分量呢？他无论如何也跟政治联姻搭不上的。她，一个女公子，不过是君侯的一个棋子。她的婚姻，也不过是一个政治筹码。她能左右得了自己的命运吗？而今天下局势如此，谁又能左右得了自己的命运呢？他是一名楚国的使臣，她是一位司马孺人，邂逅十年之后，却又不期而遇。这一切就像一场荒诞不经的梦，醒来之后，再也无法继续。

睡吧，睡吧，明日还要面见陈侯呢！

想起陈侯，屈巫的思维更加纷乱。夏御叔送来许多贵重的礼物，意思很明白。

但他绝不会为了这些礼物，而出卖楚国的利益。陈国，如果真像夏御叔所言，陈侯拒绝请成，不愿和楚国结盟，恐怕只有屠城了。

在陈国馆舍里，屈巫度过了一个无眠之夜。在他的使者生涯中，从来没有过这样复杂暗昧的心态。他出使列国，从来都是犀利明了、义无反顾、顺利圆满。而此次，却陷入混沌之中。夏姬、夏御叔、陈国、陈侯，他怎么都无法撕扯清楚。屠城，那么夏姬生死未卜。夏姬，这个多年来藏在他心里的女子，突然出现

在他的眼前，却已为人妻。这已经够乱心的了，更让他乱心的是，夏姬的安危竟然跟他所奉王命连在一起。倘若夏姬死于屠城，那么他就是置她于死地的屠夫啊。这一次，决然不是落水之险。跌落水中，他不救她，自然有人救她。可是屠城之危，是没有人可以救她的。

屈巫拷问自己，如果没有夏姬，他会在意陈城被屠吗？他会在意陈国灭亡吗？他会陷入如此困境吗？他该怎么办？

而今，他所能做的，就是说服陈侯平国。陈侯同意结盟，陈城便可以保全。可是，陈侯，是个年轻气盛、胸无城府而又任性好玩的君侯，况他身边还有几个佞臣。他能说服得了陈侯吗？

屈巫从陈侯宫出来，不禁仰天长叹。他的外事生涯中，还从来没有过如此不堪的情况。陈侯，宁死不愿与楚国签订盟约。他看到夏御叔还有泄治、辕颇等人焦虑的目光，如果不是孔宁、仪行父等人怂恿陈侯，如果陈国大臣能够同心协力，这一切也许都不一样。有什么样的国君、什么样的臣子，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命运，这就是所谓的定数。

屈巫愤愤地想，陈国，就等着屠城吧，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他已经言明了利害，傻子都会明白的道理，陈侯竟然浑然不明，因为佞臣遮住了他的眼睛。屈巫回到了馆舍，嘱咐随从收拾东西，他要离开这里了。明日，或者明日的明日，这里也许就会成为一片废墟，他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，作为使者他已经完成了使命。

可是夏姬，他又怎么能把一个国家的秘密告诉她？他是楚国使者，又怎么能够帮助陈国司马孺人，这似乎太可笑了。一刻？十年了，岂能轻易释怀？那烛光一样的眼睛，那妩媚灵动的眉毛，顾盼生辉，无言情浓。更让他震撼的是，她盛装的威仪。他从未见过一个女人，能把礼服的端庄和女人的妩媚，把高贵的气场和礼仪的详备，还有女公子的尊严和司马孺人的灵秀，演绎得如此完美。夏姬……他也只能这样称她，他怎能就此放下？

